

编者的话

时光淬炼佳作，高原孕育文心。近年来，青海文学迎来繁花竞放的黄金时期，一股强劲的创作暖流在雪域高原汨汨涌动。一部部题材多元、底蕴深厚的作品相继问世，不仅构筑起独具高原特质的文学群落，更让鲜明的“青海印记”走向全国文坛。这些丰硕成果的背后，是

一代代青海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凝视与执着书写。他们以笔墨为舟，摆渡于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以文心为灯，探寻于高原与人间的景致。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本报“江河源”副刊特别邀约四位深耕高原的作家分享创作心得——著有《父亲的高

原》的曹建川、写下《留在纸上的心》的那萨、推出诗集《出黄河》的马索里么，以及创作中篇小说《犹在镜中》的祁小麓。希望透过他们饱含赤诚的文字，让我们体悟高原写作者独有的生命感悟与艺术追求，以及这份文学新气象中蕴藏的蓬勃生机与奋进力量。



曹建川

关于“高原”以及其他

其实，我早放下了关于“高原”这个比较沉郁的话题。

说起来不轻松，《父亲的高原》太磨人。本来，书写它就不是我的本意。我想写一本“我的石油、我的花土沟”的“高原”，而不是带“任务”的“高原”。但事与愿违，最早落笔的却是任务的“高原”，而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高原”却成了记忆褶皱里深藏的一粒砂，似乎被隐藏了，偶尔翻检，依然在，还硌得慌。

那是2012年，我奉命到石油一线花土沟前线固定。固定就是扎在那里，一待就是三个月，是真正的所谓的深扎。作为党群口的工作人员，去深扎也没有多少急难险重的任务，除了生产例会、下基层检查调研，多数时间是闲待着，应和着花土沟滚天滚地的风。那时樊宝在花土沟，他有很丰富的花土沟生活经验，他还有一帮类同于他的哥们朋友，忙时都在井场棉风沐雨，闲时就在花土沟黑漆漆的夜空里思考人生。夜里无事，穿过花土沟霓虹闪烁、纵横交错的土巷子，他领我去见他的哥们，哥们有男有女。我们买了江小白一类的小酒，还有随随吃吃的零食。他的哥们下班不整齐，有的擦黑回来，有的将黑擦到夜里十一二时才回来，像荒原里探店的夜行侠客，沾一身油污、裹一身风寒，把本来就无主

题围聚的一场场龙门阵搅得更加稀碎。他们不斯文，直咧，粗犷，挖苦自己，也讽刺别人，有苦怨，有爱情，也有实打实的肝胆和赤诚，听得我有笑有泪，也荡气回肠。我打开手机录音，也悄悄在小本子上做记录。那些活生生的石油人和活生生的滚烫的石油，在一个又一个黑风翻滚的深夜里，撞击着我，警警着我，将我的文学闪光灯般照亮。于是，我给樊宝说，我要写一个长篇，名字就叫《花土沟》。他说，好啊！

为了建好这个长篇的“场”，我提前写了两个中篇，一个是《阿尔金》，一个是《冷的湖》。《阿尔金》讲述的是花土沟阿尔金山脚下那片荒原里的人与事，《冷的湖》讲的是冷湖那片戈壁里石油青春的惶恐和爱情。暖场完成后，就预谋着一个整块的时间，一年，半载，不济两三个月也行，就一鼓作气拿下心中的《花土沟》。时间很难凑巧，预谋当然没得逞，一放再放，一拖再拖，《花土沟》却横刺里演变成了《父亲的高原》。其实，这个“高原”有违我的初衷，它距离我的“花土沟”有点远，几乎是两张面孔，两副德行。

早在2013年，单位上给我命题作文，写一个关于柴达木石油60周年庆典的剧本（现今都70年了），我就暂时搁置心中的“花土沟”。两年下来两稿百多万字，将人几次折腾进医

院，直愣愣地看着白色的床单和白色的天花板，心中很不是滋味，好不容易才将被扯皱成纸团一般的生命舒张开来，就不想揭开痂疤里的疼痛。剧本也命运多舛，因为种种原因被搁荒。直到2023年，有来自南方的对青海高原有独特情怀的导演，梦想将剧本再次激活，2024年完成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核立项并重点推进，央视影视剧中心也着力跟进。这仅仅都是务虚，靠实还任重道远。

前两天长篇小说这个“高原”还在被研讨，并被影视化推进。回溯由剧本而小说，是在2019年，青海省委宣传部和青海人民出版社到油田来调研，听说了这个剧本，就联系我改成小说。那是一次新的涅槃，我将剧本里三代柴达木石油人的故事删减成第一代同名为柴达木的长篇小说《父亲的高原》。它可以说是另一种版本的《花土沟》，不同的只是，一个是正门进，进去看见的是正相，是光大；一个是后门进，进去看见的是人性，是情绪。总之，他们都是高原上瀚海戈壁里那群石油人，他们自成团和部落，活得特别铿锵，都很特质。记得剧本开篇那句话：

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唯有男人方可征服！

那片高原，永远烙印在我生命的年轻里。



作者简介

曹建川，笔名非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父亲的高原》《最后的城邦》及长篇散文《在敦煌》《再敦煌》《出敦煌》等10多部，曾获青海省文学艺术奖、中华铁人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

祁小麓

坚持做热爱的事

茶卡，是我本科顶岗支教时的地方，蒙古语意为“盐”，有着“天空之境”之称的茶卡盐湖离支教学校不足20公里，在二楼窗户外便能看见，如一面被时间封冻的琥珀，沉静，浩渺，神秘。学校的前身是盐湖工厂子弟学校，年老的教师们有着迥异的身世，说起过往却有着同样的豪迈。校长体型高大，宽肩厚背，脸膛黝黑，善饮乐谈。他说起茶卡盐湖的历史，好几万人的工厂，近一千五百名学生的子弟学校，刹那归于沉寂，仿佛旅游季过后的无人之境。那时是九月，小镇上还有过往的旅游大巴，包裹严实、语言不一的一群游客，晶莹剔透的盐雕摊，也有夜晚在路边停着、清晨便消失的巨型货车，生意还算兴隆的川菜馆，偶然出现在盐湖边的羊群与牧人。

十月之后，茶卡小镇几乎进入冬眠。游客与大巴不见了，川菜馆关门，我们去外面吃饭会穿过小镇，拐到另一个街道，那里有几栋五六层高的居民楼，一个小市场，似是平常高原小镇的样貌，落拓，荒蛮，几许幽然的烟火气。几乎每个周五，我们都会去那里。周末会去更远的地方，乌兰，都兰，德令哈，甚至天峻，格尔木。那时的天空辽阔，人在大地上，如同一只落了单的鸟雀，自由，但也寂然。

大把时间闲着，我试着写下这里的一切。

那时，下笔莽撞肆意，三四天写成一个短篇，停歇几天，再写一个，如此潦草，又不假思索地投稿——自然是无一回应。四个月的实习时间，竟写了六七篇小说。那些在小镇的狂风中歪斜着身子一晃而过的陌生人、夜暮中啸叫与纷飞的鸟雀、某个清晨突然造访小镇的一群骆驼，都被我写进不得章法的小说里，轮廓模糊，直至我再也不看。

毕业后三年的夏天，我重返茶卡。不得不说，夏天的茶卡真的很美，人在其中，仿佛坠入了晶莹的迷宫。小镇的面貌变了，公路两边竖起高耸的、现代式的旅馆和饭店，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显得疏离而魔幻。我惊异于这样迅速又猛烈的变化，好在那些盐雕摊还在，整齐码放在白布上的一只只小巧生动的羚羊与牦牛，又将我唤回那段时光。回来后，我重新开始了我的小说写作。只是这一次，我明显慢了起来。我像一个牧人一样地写作。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急迫，也不松散，让文字像一只只羊那样缓慢孤独地生长。

半年时间，我写了五万字，原本要计划写成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可所有的话语仿佛已经说尽，像一阵狂风从草原呼啸而过，四下寂然，我找不到任何身影，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怀揣着这样的茫然与对笔下文字的犹

疑，我再也找不到之前的写作节奏。就在我几乎认定自己写不了小说的时候，读本科时就一直交流小说写作的王文鹏把我带进一个小说写作群，群里的小伙伴来自天南海北，气氛轻松有趣，在不定期举办的小说匿名讨论会中，对我的小说指出中肯的建议，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比如于则于提出以对话替代叙事是偷懒的行为，便是在之后写作中想办法避免的；王文鹏则经常吐槽我的标题不够抓人，我也很“听劝”地在阅读中留意起标题，如此种种，让我受益良多。我再一次拿出这篇小说，不再纠结于篇幅，将五万字改为三万字，叙事与人物都修改得更为集中，语言也更为精炼，并试着投递出去。很快，我收到《福建文学》杨静南老师“留用”的消息，那一刻的快乐，几乎无以言表。杨静南老师之后也曾鼓励我要善于平衡生活与工作，坚持写作，让我在长期枯燥匆忙的工作中，有了很大一股继续坚持写作的力量。

也许在文字被写下的一刻，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即使在信息流急速冲击的当下，也有着不可抹去的意义。在过去，我写了太多自我经验出发的小说，希望在之后的写作中，以更幽微的眼神观察当下，以更广阔的笔触关照他者命运，为小说作品注入更强劲的生命。



作者简介

祁小麓，女，1995年生，2017年小说首发表于《作品》，并获冬季打赏奖项。在《青海湖》《黄河文学》《滇池》《鹿鸣》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其《犹在镜中》发表于《福建文学》2023年第10期。

马索里么

写下来，生命便可纪念

说起写作的初衷，世人总期待有个“高大上”的理由，于我而言，最初提笔不过是为排遣心中烦闷。我的写作始于大学，彼时，离开熟悉的故土，踏入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心里总有种说不清的情绪无处排解。一个偶然的机会，写作为我打开了一扇奇异的大门——我发现，文字原来可以安放一个人的孤独。自此，一首首诗成为我表达的方式，将我的思想与情绪妥帖安放。

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说：“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我写作之初并不知道文字的这个功能，十年写作生涯里，我却越发被这句话治愈。人生有千百种面相，每一种都藏着独特的意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苦和幸福，写下来，不论痛苦还是幸福，当文字定格岁月时，生命便可纪念。

我的写作之源，始终是阅读——和每个踏上写作之路的人一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被书籍深深吸引着。从中国古典小说起步，再到现代文学，阅读深深影响着我的写作风格。《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是我所能找到的书籍中阅读次数最多的，对我的影响也最为深远；《七侠五义》《包公案》，则是陪伴我少年时光最忠实的伙伴。此后，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等作家进入我的视野，这些作家以兼具思想锋芒与审美价值的文字，充盈着我的精神世界。

大学期间，诗歌成为我主要的阅读和写

作对象。从海子、昌耀的诗歌读起，继而接触北岛、顾城、张枣、洛夫等诗人，他们深深改变了我对诗歌的认知与创作方向。后来，在本省诗人马丁、韩文德和郭建强老师的影响下，我开始了解国外诗人、阅读国外诗歌；艾略特的深邃、洛尔卡的浪漫、阿多尼斯的哲思、波德莱尔的反叛、狄金森的细腻……这些文字拓宽了我的视野，也让我得以窥见唐诗宋词之外的异域诗风。2021年9月，我的第一本诗集《出黄河》出版，这是我对诗歌写作的一次总结，这本诗集见证了我的写作与人生的成长，成为我人生中最绚丽的印记。

大学毕业后，我逐渐开始写作小说，却才发现自己的阅读储备仍有大片空白——以往所阅读的小说，大部分限于古典小说和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作品，当代文学积累的匮乏，让我下笔格外艰难。我愈发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毛姆在《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里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这一阶段的阅读，更多是为了写出一篇好小说，尚未抵达这样的境界。于是，张承志、陈忠实、贾平凹、路遥、莫言、余华、苏童、阿来、迟子建、史铁生、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成了我深耕的对象；与此同时，我也刻意拓展国外小说的阅读边界，俄罗斯文学的厚重、美国文学的自由、英国文学的优雅、法国文学的浪漫、日本文学的细腻、西班

牙文学的热烈、拉丁美洲文学的魔幻，都成为我涉猎的领域。

阅读的过程令人愉悦，古今中外的小说中，人性、爱、勇气、自由、成长这些永恒的话题，被无数作家反复书写，却依旧像一口幽深的古井，永远挖不尽底。一边读，一边写，我渐渐懂得一个道理：一个作家总要开辟一处自己的书写根据地，而我的根据地，便是故乡。当我把目光转向故乡时，故乡以一贯的沉默回应我，而我读懂了这沉默背后的含义。

马尔克斯在他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我想说：写作是为了讲述。那些我们应该记住的日子，我们活过的每一天，都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讲述故乡的故事，讲述土地的故事，讲述那些永不磨灭的传说。这片土地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变，而巨变的背后，既是文学大有可为的沃土，也是作家永远挖掘不尽的富矿。

从2015年初涉创作至今，十年光阴倏忽而过，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踉踉跄跄，可我对文学的挚爱从未消减，反而愈发深切。因为文学让我得以畅所欲言，让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未曾言说的思考，都有了归处。原来，写下来的不只是文字，更是被定格的生命，值得岁岁年年去纪念。



作者简介

马索里么，青海化隆人，撒拉族，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在《诗刊》《青海湖》《雪莲》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及散文集《西北望》，诗集《出黄河》。

那萨

留在纸上的心

诗集《留在纸上的心》，收录了我近七年间创作的二百零三首诗作。内容囊括青藏高原的人文风物与自然景致，捕捉日常生活里的细碎片段及短暂场景的再现，触及深邃幽微的精神向度。全书依循“看”“听”“嗅”“尝”“触”“感”六个维度铺陈展开，构建起一个立体而细腻的诗意空间。

这部诗集于202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先后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玉树州首届三江源文艺奖等。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如同一束光，照亮我踽踽独行的写作征途。

得到获奖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了母亲。多年来，无论是出书或获奖，我所有的写作收获，总要第一时间与她分享。尽管她不识汉字，无从知晓文字里的乾坤，亦不曾深究我笔下的内容，对我所获荣誉的分量更是毫无概念。她的喜悦在于我在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并且得到了认可与鼓励。

“真的假的？”那天她还问道。我给出肯定的答复后，她感慨，一本书能接连带来惊喜，这本身便是更大的惊喜。叮嘱我：好好感谢人家！

我的写作之路，不算漫长，却也不算短暂。自青春时期，心底悄然萌生的写作悸动起，到后来一次次握笔试练，再到沉下心来潜心创作，其过程恰似生命的孕育与生长。我觉得，创作从没有“越来越好的”绝对定论，却一定有“越来越清醒”的自我认知。我始终行走在途中，于诸多不确定里摸索探寻，一如在时间的长河里寻觅着归途的方向。

我的诗歌创作，向来没有既定的章法，更无法提前预设。有时，灵感如高原的闪电划破夜空，短短几分钟，一句诗、一首诗便能跃然纸上；有时，思绪却像被山谷的迷雾缠绕，要耗费几天几夜，甚至数月的时光，才能捕捉到那个最贴切的词语。诗歌于我，从来不是叙事的工具，也不是逻辑的指南针。更多时候，它是瞬间的柔软与赤忱，是悲伤的温柔，是虚幻的真实。它是我与这世间对话的媒介，亦是自我灵魂对望的明镜。

我笔下的诗作，大多浅显易懂，偶尔也会有一些晦涩的意象。那些令人“费解”的地方，必然隐居于双向的契合与否，比如个体之间的思维维度与生命体验，是否抵达共振的频率。

文字是写给读者的，既要秉持诚实，也要准确易读。

文字也是写给自己的——它是情绪迸发的星火，是滋养心灵的风物，是我于尘世之中半分幻想、半分现实的混合曲。

“慢”是我写作的底色，看书慢，写作慢。我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配合我的“慢”。这给我带来了更多“慢”的思考，与这份“慢”相拥。

“慢”就像一张厚重的绒毯，垫在身下，让我踏实地扎根生活；披在肩上，让我在纷扰的世界里，找到一份从容；枕在脑后，使那些细碎的思绪与感悟，沉淀为文字的重量。

我热衷于文字创作的奇幻魔法，也始终坚信，文字的力量足以穿透时间与空间。未来，我依然以诗歌创作为重点，也去尝试以小说的体裁，拓展更辽阔的叙事疆域，描摹更丰满、更直接的人间百态。无论是诗歌里的隐喻与留白，还是小说中的叙事与铺陈，皆是我留在纸上的赤诚之心。